

青春婉约派写手邱琼最新网络人气力作 ◇ 再现暗香浮动的纯情年代

人生若只如初见

80后青春
典藏系列

邱琼 ◇ 著





春婉约派高手邱琼

气力作

青春

人 如初见

邱琼 ◆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生若只如初见 / 邱琼著. — 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5. 1

ISBN 7-204-07686-9

I. 人… II. 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6364 号

人生若只如初见

邱 琼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祥泰商厦写字楼副一号楼)

今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7 字数: 130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 册

ISBN 7-204-07686-9 / I · 1623 定价: 18.00 元

Contents



目录

第一章

1

只缘感君一回顾

江淮是刘莲十七岁以前包括以后看到过的最英俊的男人。一张阳刚味十足的面容，浓眉大眼，鼻梁坚挺，嘴角有着柔和的弧度，像《罗马假日》里的派克，正直的长相，君子的风度。

第二章

27

谁在刻骨曼舞

很多次，阳光从西边的大窗户落进来，橘子在大的落地镜子面前背诵台词，小矮人在一旁闹闹喳喳，九月和何漫山悄悄地走出教室，站在楼道上，温柔地，温柔地，笑着注视着彼此的容颜。

第三章

50

怪你过分美丽

江湖。他说到江湖。多年后的某一天，他们真的就相忘于江湖了。不，并不是相忘，仍是爱着，但此生这爱已无法继续了。那时刘莲想，肯定是上辈子偷了懒吧，不够耐心，没有修到此生相濡以沫的缘分。

第四章

86

恰似你的温柔

九月常常会想起妈妈来。在她舍身救女儿的时候，是怎样的心情？也许是为了孩子，她才挣扎着活了下去吧。直到终于用另外一种方式结束了厌倦的生命，将崭新的天地留给女儿。

第五章

111

我曾听见天荒地老

她觉得自己像只喜欢云彩的横冲直撞的野鸟，扑棱着翅膀，上课打呵欠听许巍张楚，逃课踢球，写稿子卖钱，整天傻兮兮的。而韩九月，却像一只天鹅，以绝美的姿态划过天空，背景是蓝天白云，令观者惊艳。

第六章

143

悲莫悲兮生别离

青春在那时候残酷至极，尖锐如刀锋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才以为什么事情都经得起放肆的逼问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勇敢，黑白分明，哪怕被逼入死角，即使痛，也要痛快着，不愿意暧昧，不想有中间状态，模糊的，纠缠的，都不要。

第七章

176

原谅我不记得忘记

她冷眼看着室友们纷纷为爱情折翼，笑一笑，仍然默守着自己的心事。到底过去几年了，初恋情人的身影早就记忆中变得模糊，以至于根本想不起对方的脸了。

第八章

193

不是说好了要在一起吗

曾经有个午后，她梦见了他，他们游泳，裸身相拥，碧海，蓝天，清风。醒来后，她到广播室里去，那里有台碟机，她把1990年世界杯的录像拿出来看。绿草茵茵，风之子卡尼吉亚一头金发飘逸，笑容顽皮。她看着，梦境又浮现在眼前。



第一章

只缘感君一回顾



Loading



你喜欢九月吗，风和日丽的初秋，阳光不那么炽热，清晨的风有点儿凉，还可以穿夏天的裙子，不胜清寒的飘逸。站在梧桐树下，粉色的皮肤，眼睛明亮。在那年九月，爱上一个人，年轻，朝气，奋不顾身。

那是刘莲进入 Y 大求学的第七天，中午 12 点 26 分，她赶着去教学楼一间名为“北 504”的教室出席会议。Y 大非常大，教学楼的结构错综复杂，按照楼房的朝向分为东南西北楼，北 504 就是指北楼的 5 楼，第 4 间教室。

初入校，还在军训期间，每天在操场上晒得黑红黑红，踢正步，站军姿，打靶，根本就没有机会踏入教学楼一步，自然是不清楚楼层格局的。十七岁的刘莲迷路了。在教学楼庞大的建筑群面前徘徊着，阳光明晃晃地打在她长及脚踝的裙子上。抬腕看表，距离 12 点 40 分会议开始的时间很近了，汗珠滴落下来，她不由得焦急地自言自语：“北 504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”

人生若 只如初见



她的身后，突然传来一个男声：“你也是去开会的吗？”

刘莲回过头，就这么认识了江淮。他穿着某支球队的队服——到了当天晚上，她形容给室友陈苔藓听，才得知是AC米兰的队服。陈苔藓是球迷，最迷阿根廷国家队和AC米兰了。

阳光下那个男生笑了笑：“你是新生吧？也去北504？”

她忙不迭地点头。

他说：“来，跟我走。”

江淮是刘莲十七岁以前包括以后看到过的最英俊的男人。非常阳刚的面容，浓眉大眼，鼻梁坚挺，嘴角有着柔和的弧度，像《罗马假日》里的派克，正直的长相，君子的风度。旧中国的男子，应该就是这个样子，有种端正大气之美，还保有一点点隐隐的惆怅，颇具隐士的风采，仿佛从绿草苍苍的年代走来。

那天刘莲回到寝室，忍不住对好友林蓼蓝说起今天看到了一个超级帅哥，云云。林蓼蓝起先还不信，某天遇见了，隔得老远，刘莲就指给她看，林蓼蓝果然信了，评价了一句：“这样的男人，让女人爱得神魂颠倒以至于送命，是可以想见的事情。”然后看着刘莲促狭地笑。

刘莲就红了脸。

江淮走过来，朝她点个头，笑一下，寒暄一句：“好啊！”她的脸红得更厉害，张口结舌，声音似蚊子哼：“你



也好啊！”啊，他真好看，身形高大，穿着白衬衫，黑密的头发在暖黄的阳光中闪着碎金一样的光芒，浅淡的笑意像清晨的空气，湿湿的，有着薄荷一样的清爽。

他走过去。她双手捂脸，惊慌失措地问林蓼蓝：“啊，我脸红不红？刚才是不是很失态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”

林蓼蓝大笑起来。

刘莲回头，偷偷望着那男生的背影，体会着这小小的甜蜜和慌乱，胸腔似乎要被炸裂一样。林阴道两旁的梧桐上长着油绿的叶子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罅隙流泻下来，落了一地光斑，破碎的，晃动的。他就在这铺陈得满眼的浓绿背景下，走远，走远。

这个学校给人的第一印象，就是铺天盖地的法国梧桐，它们完全遮盖了天空，风沁凉寂静。

刘莲问：“蓝，好色成我这样子了，是不是很花痴？”

林蓼蓝说：“好色不劫色，简直就是白痴。”

刘莲就不说话了。她又何尝不想成为江淮的女朋友？可是，她已经打听过了，这位高她两届的学长，是个十分出众的人物，他学的是理科，却写得一手好文章，并担任文学社社长。如此出类拔萃、仪表不凡的他在女生中可谓左右逢源，简直就是一红颜杀手见谁灭谁。她想像不出，应该是怎样优秀的女孩子，才有资格和他并肩站在阳光下。

可她自己……她对着镜子照过，长发，齐眉的刘海，眼窝很深，睫毛长而细密，肤色有些苍白，瘦高的个子，腿很长，穿牛仔裤很好看。不难看，也不大美丽，远远不



及寝室的头号美女，韩九月。

其实单论五官来说，韩九月也不见得十分美，但很媚，眼睛黑深，嘴唇有点儿厚，卷发，有种类似莫文蔚的气质。常有男生跟在她身后吹口哨。

那天，江淮领着刘莲到了北504门口，居然还早到了几分钟，偌大的教室里空无一人，两人就站在走廊上说了会儿话，分别介绍了自己的专业、年级以及家乡。江淮是学物理的，大三了。这次会议，是学校组织各专业新生中的学习委员参加的报告会。刘莲不免有些奇怪，他明明不是新生，怎么也来了？

待到正式开会，她才知道，江淮是学生会学习部的部委，也是会议的主持人，点到她的名字的时候，轻轻地朝她笑了笑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。

下午军训时，刘莲第一次不觉得无聊。将和江淮在一起的片断在心里反复播放，那几句话，几分钟，在脑海里无限拉长，完全是慢镜头，眼神、微笑、发丝、语气，反反复复，喋喋不休。

整个下午她都恍恍惚惚，好在她反应很快，教官命令同学们左转右转时，没有错过一次。倒是她旁边的一个女生错了一回，明明是左转，她向右，正好与刘莲面对面，把走神中的她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是自己错了，在哄笑声里扯扯自己的头发，脸又红了。

十七岁时的刘莲，是个羞涩的小姑娘，苗条的身形裹在宽大的迷彩服里，笑容里含着的是大一新生常有的



腼腆。

她从杭州考到这所学校，学通信专业。这个专业是新开设的，竟然只录取了她一个女生，她就住进别的专业的宿舍楼。同寝室里其余的三个人也来自于不同专业：中文系的陈苔藓，美术系的韩九月，建筑系的林蓼蓝。

寝室在三楼，十几个平方米，床单是清一色的粉色细格子。靠楼梯的房间，每天很早就听到脚步声，咻咻地从耳边响过，那是早起的女生去宿舍楼背后的洗漱楼刷牙洗脸，其中就有刘莲。她有晨跑的习惯，抱着被子去操场晒，跑完三圈，到食堂吃饭，回来拿课本，找间教室自修。

有一次，刘莲晒在操场的被子被人偷了，她只好弄了一床别人的，反正都差不多。事后心虚了很久，晚上老睡不好，整夜失眠，次日仍早早地起来，黑着眼圈出去晨跑。她是个无论做什么事都有明确计划的人。

事隔多年，刘莲还记得那床军绿色的被子被晒得热乎乎的，看起来蓬松暖和。事实上，它并不温暖，开学没几天，她拆开被套准备洗时，才发现里面是黑心棉。她在寝室里义愤填膺，建议向校方投诉，要求校方多为学生考虑考虑。意见书是陈苔藓写的，旁征博引，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，署名的那一页跟了几百个签名，以挂号信的方式寄到学生处。

之后没多久，学校的广播里就播出了这一届的新生再去领一床被子的消息。

听到广播，林蓼蓝扑上来抱住刘莲：“亲爱的，你可



真行！”

刘莲说：“这还得感谢苔藓呢，她写得好。”陈苔藓却并不在寝室，她问韩九月，“阿九，苔藓去哪儿啦？”

韩九月注视着挂在窗前的那幅差不多要完工的油画，后退两步，专注地看了一会儿，拿起笔，上前修改了几处，再后退两步，又看了半天，头也不回地回答：“打牌去了。”

九月的家境不好，七岁那年，妈妈就死于车祸，爸爸将她抚养到17岁，因劳成疾，在她高考前三个月，也与世长辞。她不得不一进大学就四处接些活干，临摹名画，卖到小画廊里，赚取微薄的酬劳，以维持生活和交纳学费。有时她在系里的画室里作画，没完成的，就带回来。寝室里因此终日充斥着松节油的气味。

刘莲走过去，看看她的作品。九月喜欢浓墨重彩地铺陈颜料，一层又一层，迷幻又俗艳的就像她本人一样，爽朗、张扬、毒辣、艳丽。

她画的是西洋画，肥硕的妇人、白嫩的天使，画里呈现出生命力蓬勃的动感和韵味，热烈而魅惑。其中美妇人让人愉快地想起一个词来：祸水。很旺盛丰美的情欲，非常生动。她把画架竖在窗户下的桌子上，退到五步之外，眯着眼睛打量这幅画，很无所谓地抽起烟来。

林蓼蓝也走过来，赞叹道：“真好看，阿九，可以卖多少钱？”

九月吐了个烟圈，声音淡漠：“四十。”

“天！这么大一幅，有二十四寸了吧？居然卖得这



么便宜？”刘莲嚷嚷，“你画了好几天呢！”

九月的声音还是很淡漠：“他们欺负我是学生。再说，这只是临摹的。”

“阿九，你不会亏本吧？”

九月就笑了：“不会。50毫升的油画颜料，六元六角五分，油画布，十五元。我刚好可以挣个手工钱。”

林蓼蓝就说不出来什么话来，很心酸。其实九月完全可以不这么辛苦的，只要她愿意，放出风声来，自然会有大把的多金小开前来认领她。可她就是一身傲骨，丝毫不肯妥协。

入校第三天晚上，举行迎新晚会，韩九月这个名字，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校园。她的档案上，特长那一项里，写了一个大大的字：舞。立刻被慧眼识珠的导师挑出来，和另外两女三男在一起排练了两天，仓促上阵，表演舞蹈。

那天晚上，大礼堂里灯火通明，迎新晚会进行得如火如荼。韩九月和搭档们皮衣皮裤闪亮登场，跳热辣劲舞，背景音乐是后街男孩的《Get Down》。

三男三女站成两排，台下的人们独独注意到前排中间的那个女孩，那样年轻，卷发随着节奏甩动，眉目里是恣意的风情。她的脖子处贴了一种文身纸，是只妖娆的蝴蝶，舞蹈的最后，将上衣猛然脱掉，挥在手中，以飞翔的姿势谢幕。韩九月做这个动作时，坐在前排的观众都看到她的蝴蝶文身一直蔓延到后背上，漂亮的羽翼半遮

人生若 只如初见



半露在小背心当中，欲拒还迎的诱惑，台下嘘声四起。

还不等晚会结束，韩九月就走了。林蓼蓝和刘莲结伴回来，叽叽喳喳：“阿九，你不知道呢，好多人都在议论你呢！”

“是吗？”九月刚洗完澡，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膀上，正坐在床上修指甲，不以为然。相处久了，她这种懒洋洋的性格越发明显，经常旷课、迟到。不知怎地就和医务室那个慈眉善目的女医生搞好了关系，叫她婶婶，动不动就去拿张请假条回来，借故不上她不喜欢的政治课。然而她又是张扬的，喜欢跳舞，三步、小拉、伦巴、转三、恰恰，样样精通，又伶牙俐齿，参加辩论赛以一敌四，出尽风头。

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韩九月了，经常有人径直找上门来，说是要和她交个朋友，她每次都回绝了。那些人不死心，干脆曲线救国，讨好起她的室友来，时不时塞给林蓼蓝、刘莲、陈苔藓一些小礼物，布娃娃啊，香水啊，浴盐啊，价格不菲的时尚杂志啊……都是女孩子喜欢的小玩意。在食堂遇见了，也有人殷勤地替她们打饭。

那段时间，刘莲和林蓼蓝天天吃得满嘴流油，一个劲儿地在九月面前说某男，某某男，某某某男的好话，末了还不忘强调了再强调：“我说啊，阿九，你可千万别答应啊，没恋爱，个个爱，一旦你名花有主了，我们可就吃得好吃的啦！”

林蓼蓝说：“阿九美女啊，你可是我们的聚宝盆呢！取之不尽，啊呀呀！”



韩九月就笑笑，仍画她的油画。她和室友的关系总是淡淡的，既不太疏远，也不大热络，不像林蓼蓝和刘莲，除了上课的时间，整天粘着。两人窝在寝室里睡觉、看书、听音乐，也散步，肆无忌惮地评论着路过的帅哥美女；去校外小面馆的牛肉拉面，加很多香菜，用简陋的小架子煮方便面，泡芝麻糊当夜宵；连洗衣服都如同流水线作业，一个洗外套，一个洗长裤。

她们三人呆在寝室的时间都比较多，除了陈苔藓，她一点儿都不像个中文系的女生，头发短短的，喜欢穿白衬衣、牛仔裤，一盒香烟塞在屁股后的口袋里，鼓鼓囊囊的，俏皮的格子鸭舌帽反扣在头上，一天到晚乱窜。她是个球迷，经常和一帮男生踢球，踢得一身臭汗，呼朋引伴地去校外小酒馆喝酒。

开学第一天晚上的卧谈会上，林蓼蓝就笑称：“我们寝室还真有点儿意思，苔藓和刘莲应该互换专业才是。苔藓像个理科女生，刘莲则长相斯文婉约，典型的古诗里走出来的秋水伊人啊！”

她们又各自说起自己名字的由来，蓼蓝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，茎红紫色，叶子长椭圆形，干时暗蓝色，花淡红色，穗状花序，结瘦果，黑褐色。叶子含蓝汁，可以做蓝色染料。

刘莲以前叫刘连城，她的父亲33岁才得这一个女儿，自然感觉价值连城。但是她读初中的时候，感觉这个名字太过硬派与铿锵，执意去掉了最后那个城字，又

人生若 只如初见



将莲改成莲。她说：“我自以为改后的名字漂亮了许多，其实还像个山野村姑的名字，只好自欺欺人地将刘莲二字想像成流连，流连忘返，心里多少平衡些。”

苔藓笑着说：“我原本也不叫这个，高一时改了。”

韩九月说：“这名字好。不像我，我妈喜欢九月，胡乱安在我身上了。”

“是啊，我就喜欢苔藓，潮湿，绿，自由自在，蔓延。”

刘莲说：“噢，除了阿九，我们的名字都是植物呢。”

当天她们聊到很晚，在黑暗里谈起她们的家乡——陈苔藓的湖北，韩九月的贵阳，刘莲的杭州，林蓼蓝的康定。说到康定时，韩九月没听清楚，又问了一句：“哪儿？”

“康定，四川康定。”

睡在林蓼蓝上铺的刘莲哼起了歌：“跑马溜溜的山上，一朵溜溜的云哟，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……蓝，是歌中的地方吗？”她的嗓音温婉，歌唱得很好听。

“呀！原来是这首歌！”韩九月和陈苔藓都做恍然大悟状。

“是的呀！”听到有人知道自己的家乡，林蓼蓝很高兴，因了这歌，她对刘莲的印象不错，此后两人非常好。她也唱了起来：“世间溜溜的女子，任我溜溜的爱哟，世间溜溜的男子，任你溜溜的求哟……”说起家乡的民歌，想起初中时，课业不忙，时常闲坐看康定的天，是罕见的瓦蓝，纯净悠远，飘着朵朵白云。仰头看，云彩飘得并不太快，但她知道其实它们都在高空飞速游走。

